



山西日报社編

大跃进的花朵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大 跃 进 的 花 朵

山西日報文化部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•太原

大跃进的花朵

山西日报 文化部 編

※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)

山西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二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書店发行

※

开本: 787×1092 耗 1/32 • 2 $\frac{1}{4}$ 印張 • 49,000字

一九五八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八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111册

統一書号: 10088·167

定 价: 二角二分

目 录

王答村人物速写·····	杜劍韜	(1)
王答村新景物速写·····	杜劍韜	(3)
春天的早晨·····	小 兵	(7)
不平凡的夜晚·····	凡 之	(10)
水庫工地的战斗·····	韓鍾昆	(11)
旱井群与李小翠·····	士馨 鍾昆	(17)
英雄大战月明陣·····	党 淦	(20)
长龙的尾巴·····	王培民	(22)
高老头·····	李逸民	(25)
有福爷·····	李逸民	(30)
保君滿意·····	楊 森	(35)
新貸郎·····	文珊 繼烈 岳生	(38)
卫县长与养猪事业·····	史可鉴	(43)
巧二妮勤儉持家·····	肖 鈴	(48)
孟宪山艰苦办学·····	卫秋和等	(53)
黄河岸上·····	李逸民	(56)
白道坡的易名·····	姚文錦	(59)
“三喜”·····	赵重九	(61)
新来的医生·····	張庆芳	(65)
山谷的青春·····	李翔德	(67)

王答村人物速寫

杜 劍 韜

聾子安收音筒

下雨天，乘地里不好动彈的空子，两耳聾了多少年的老汉王庆根，花了十几块钱，請青年农民来娃給他安裝有綫广播筒。从县里来的工作員听說这事，感到很奇怪；聾子听不見，又是个单身汉，安了这給誰听？

村里人可不奇怪。他們都知道：聾子是个烈属，只有一个儿子，早年当八路軍牺牲了。为了照顧他的生活，乡里供销社讓他代銷一部分紙烟和酒。他这个供销社“支店”設在村当中开过“聚珍兴”的小鋪鋪里，一到黑夜，人們劳动一天后，都来这里閑坐談笑，可是談的除了庄稼正事外，更多的是扯些“三国”“西游”“水滸傳”。人們也不滿足，常常談乏了时，就想听些如今的国家大事和新聞，因此就有安有綫广播筒的希望。王庆根老汉耳聾心不聾，他一天坐在那里照应顧客，不言不語，可他看出了这种心事，于是他就花钱給大家安上了这个“收音盒盒”，虽然这破費了他一月收入的一半。他如今看到大家听见广播戏曲和新聞，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时，就好象自己也听到了一切似的，他不愿意自己寂寞，也不愿大家寂寞。

小孩写对联

三尺見方的鷄窩上，还并排着三个一尺見方的闔子間，这是鷄的楼房（上头的闔子間是下蛋的地方，下面是集体住处）。在农村，这不稀奇，引我注意的是底下鷄窩門上的一付对联。这是三指寬的紅紙条，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墨字，上联是“小鷄天天长”，下联是“母鷄不生病”，横批是“老下蛋”三个字。这付对联，尽管对仗并不工整，音韵也談不上講究，但却可以說是把农民对养鷄的那种朴素而又善良的希望，一語道破了。探問之下，知道了这是出自小女孩云云的手笔，文稿也是她拟的。她今年十二岁，是个小学生。养鷄下蛋，农民是得利了，而于国家，也是增加了社会财富。这付对联沒有写出这后边的意思，是我又感到不滿足的地方。但轉而一想：是孩子缺乏更积极的思想因素嗎？抑或是我的要求过高呢？正狐疑間，另一件使人滿意的事情发生了：大风天，云云全家与全村人們出劲給小麦去搶施追肥，要抓紧时机苦战三天三夜，全村完成麦田追肥。全家去，需要留一个人看門做飯，看来需要留下云云了，因为数她合适，她年龄还小，到地里又不頂事，可是她非要去不行，最后大人使用了家长权威，命令她留下，这一下她哭了，哭的是那



样伤心，好象是丢了什么东西一样。这次事情发生后，給我补上了一課，我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孩子們在迅速成长，某些农民自私的因素将要在他們这一代消亡了，这是从小事情里一点一滴地表現了的。

新 农 民

事情的巧遇，小說里創造的多，可是现实中也不少。年輕的下放干部史德隆，交城县人，这次下放，可巧就放到了清徐县史家社，他說：“回到老家了。”正是象回到家了，他下戶的这家，張老太太啥亲人都有，可是啥亲人也不在跟前，老太太把他当儿子看待，生怕他走了。他呢，也毫不象个外人。今天进城来开下放干部會議，捎着給老太太买了些肉，又到“干姐姐”（張老太太的亲生女儿）家来串亲戚，“干姐姐”自然是好招待，打发他吃了一頓飯，临走又讓他給媽捎只鷄。史德隆提着盛鷄的簍子，走在街上，你真看不出他不是个农民，他头上象晋中农民一样，裹着一条手巾，臉上晒的黑黑的，手里拿着剛修好的鉄耙。当然，他是新式农民，他要和这里的社員一起共同建設好他的这第二故乡。

王答村新景物速寫

杜 劍 韜

清 明 时 节

清明前后，王答村这一带一直小雨紛紛，清明这天虽然

沒下，但這也算是“清明时节雨紛紛”。清明这天，沒有多少人去上坟，倒是积肥送粪的人来来往往；有个年輕人（他不叫提他的名字，怕他父亲罵他）是送粪捎带着上了坟的，他一張鍬办两件事：在粪堆頂上添了土（怕风吹失了肥效），返回来給坟墓添土，可是添了土用鍬拍打时，前种活計比后种活計做的認真，他笑着說：“为死人負責，更得为活人負責，今年要打一千斤啦呀（这村是千斤社）。”其实，他知道：坟上添土的事做不了几年了，拖拉机現在就在渠堰的那边耕地，轟隆轟隆的，一翻一大片，将来一旦老年人思想通了，請祖先們搬家时，現在添的那几鍬土頂啥事！

全村坟地最多的“庄儿地”，粪堆几千几百倍地多过了墓堆，每亩要

上一百担肥，赶拖拉机从渠那边开过来耕地时，粪都得送到、撒开，何况眼前粪還沒积够呢？所以，就是在清明这一天，人們还是一边干一边嚷：“鬧粪是‘大要紧！’”他們故意把“大跃进”念別了。



“鉄牛”開到鉄牛家

一架鉄輪的拖拉机，轟隆隆地开进村里来，娃娃大人跟了一大群，他們都想摸一摸。可是拖拉机不停，从村东头一直开到村西头楊鉄牛家門口。这真是“无巧不成書”，人們把拖拉机叫做“鉄牛”，可是它又正好来在了楊鉄牛家門口。楊鉄牛当八路軍牺牲了，他当年也許并沒想到他的“頂头”（这村里把同名叫作“頂头”）会开到他家院里来，今天的事情若烈士的英灵有知，定当是含笑于地下的。

楊鉄牛家当年喂牲口的馬棚，准备要給如今的“鉄牛”——拖拉机避风雨和休息时用。可是好心的社干部想錯了，社会主义的“鉄牛”不吃草料（这他們知道），可他們那知道，这位新来的“鉄牛”，連休息也不肯休息一下，它得連夜去耕地，一天一夜耕二百亩。这架拖拉机当时只停了几分鐘，司机同志問明了耕地的地点，就馬上把它开动着了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探望辛苦了一整夜的司机同志，但到了窗外，听的屋里安靜異常，隔着玻璃窗往里一看，司机們正在熟睡，練習司机王銀虎，手里是抱着一本繪有机器的書睡去的。我沒有敢惊动他們，悄悄地走了。可是我一路上老想着这件事：他們劳动了一夜，黎明时帶着劳累和頂着寒霜回来，临睡前还要学习几分鐘，这是多么感人的鏡頭啊！可惜我沒有帶着摄影机！

糞上头革命

在全村人們頂着月亮翻糞积肥时，少数向来請吃懶做的懶婆懶汉也出来了，他們怕乡亲們捉了他們“二姑娘”（不下綉楼）和“二相公”（請吃懶做）。可就是这样，工作进

行的还是不平衡。全村十二个生产队，六队最先进，二百多年的茅窖都翻出来了，所以社里敲锣打鼓地送给了他们个光荣牌。有三个队



受了警告，可是人们仍然信心十足，生产小组长二货货幽默地说：“不要紧，得了‘暮气牌’一下再翻过来，背面写的就是‘先进牌’，就和你们城里人上班下班的那牌牌一样。”

果然，过了一天，五队也翻出茅窖来了，人们更重视攒粪了，一亩地非上一百担不可。在这村，这是个不简单的事情，是生产上的大革命，人们向来没有闹过这么多的粪，不少人多年养成了靠天吃饭思想，老人们手里就传下来：“种麦有八十三场雨（八月十月和三月）就行了，‘种在地上，收在天上’，种上麦子就磨镰儿，等着割吧。”可是这话还是懒人相信，勤俭的人是光跟着说而不照着做的。现在就更不同了，全村人都相信“庄稼不上粪，等于瞎胡混”这句话。

就是这样，粪还是攒不够一百担。大家就把往自留地里的粪也拿出来了。领导编席子的那个年轻后生说：“还是社里的事要紧，今年自留地就再种一年‘卫生地’吧。”

春天的早晨

小兵

黎明。春风象一块柔軟的綢子，輕拂着剛苏醒的山村。日头跟往常一样，不声不响、大大方方地爬上了东山尖，給喧嚷的山村带来了溫暖、光明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……

在第二队飼养所里，飼养員老孙，眼睛瞪的銅鈴般大，滿臉絡腮胡子，象刺猬的刺一样，毛扎扎地。他把一个又脏又旧的騾子套項，朝地上一摔：“这算他媽的啥物件，出了村，人家不笑掉牙才怪呢！”

社里今天要派三十輛大車，到集鎮供銷社給水庫拉石灰去。飼养員老孙，鷄叫时分，就把四匹駕轅的騾子喂了个滾瓜圓肚，就是缺一个新套項，急的他心里冒火，这陣，正在队长面前耍脾气。队长刘四更安慰地笑着說：“老孙哪，今天出的車馬太多，沒有套項，就将就点吧！”队长能摸透老孙的脾气，說話时語气特別溫和。

“将就，将就！也看到甚时候，套上这个烂套項，就象是金字牌上拉狗屎，把我那‘胖青儿’（这是他給大青騾子起的綽号）也沾污了。”

队长刘四更知道老孙的拗勁儿又上来了，他无可奈何地說：“买新的也赶不上，你想想，誰家有，可以借上用一用嘛。”

“有，就怕沒人借得来，啐！”他的嗓門压低了些，吐了口唾沫，眼盯着刘四更。刘四更一臉正經地說：

“借一次又用不烂，誰肯不借呢？”

“你能行嗎？”老孙用那肯定借不出的口气，反問。

“你說說，誰家有？”

“哼，还不是那个老財迷，只准她沾社里的，社里別想挨她个边儿……”

老孙話一出口，刘四更就知道說誰了。“她”，就是財兴嬌，这个老婆子也是土改才翻的身，日子过的是步步高，近二年眼看就赶上了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。在社里，她是老孙頂不順眼的一位婆子。三天两头問牲口磨麦子、拉豆子的。牵牲口时，挑肥拣瘦。碰上农活忙，牲口顧不来，她便瀝瀝拉拉說下一大堆：“唉哟哟，問条拉磨的小馱子也三番五次的，比請神还难呀！唉，自己的好牛好馬……”老孙这火炮脾气，也沒好的說，立即碰她两句：“哼，你的好牛好馬是誰給的呀？也不閉住眼睛想想……”

“誰給的？我托毛主席的宏福，难道沾你老孙的光啦？”

“亏了你还有臉說的出口……”

两个人針尖对麦芒地吵上半天，也不分勝負地散伙了。

前些日子大辯論时，老孙狠狠地向財兴嬌提了个意見：說她翻身忘本，想走富农路綫……。起先，她还不接受，两个人在会場几乎扯旗放炮地罵起来。后来經大家伙耐心說服，財兴嬌思前想后，心眼也亮了，还掉了不少眼泪。对自己以前不爱护社的思想，作了个大大的檢討。这些在老孙眼里，一点也不值錢，他抵抵嘴，心里暗想：“別装腔作勢啦，狗还能改了吃屎？哼！”

队长刘四更，听說財兴嬌家里有套項，輕松地說：“她家有，那你赶快借去。”

“我去？你能借来，我还要給你磕上三十八个响头呢！”

“这有啥难办呀！財兴嬌已不是从前了。昨天社里报投資，她还投了一輛飞鴿牌自行車呢！人是变的呵。你不是老說，你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啦，难道她还在关外嗎……”

这一席話，說的老孙微微低了头，但仍搖晃着脑袋。正要說話，門嘩啦一声，財兴嬌进来了。她臉色腊黄，直朝刘四更跟前走来，把个啥物件朝地上噗嗵扔下，吓了老孙一大跳。她說：“刘队长，把这个新套項也投到社里吧，这是土改时分的。”刘四更盯着油的紅光光的套項，裂着那張大嘴：“嬌子你真的爱社哪！”

“咱是个死落后。就是人家……”她后半截沒吐出来，可狠狠地瞥了老孙一眼，咀唇哆嗦着，朝着那早春灿烂的晨光走去了。

原来，刘四更跟老孙講話的当儿，財兴嬌早在門口听見，她气的肺都要炸啦：“娘的脚，你老孙就把人看扁了。”

老孙被財兴嬌这突如其来的襲击，鬧的象木桩似的，怔怔地站着，一动不动，眼珠瞪个溜溜圓。刘四更亲切地說：“老孙，这下赶快套車吧！”

老孙忽然暴跳起来，他粗声粗气，用那鉄块似的拳头，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說：“我他媽的有眼无珠！”他一轉身，直朝財兴嬌追去，嘴里嚷：“財兴嬌，財兴嬌……我赔情来了！”

太阳升高了，春风徐徐吹来，远处傳来了下地人們爽朗的笑声和粗獷的戏罵声。多么媚人的春晨啊！

不平凡的夜晚

凡 之

今天黑夜，月光分外清亮，我們組里，也格外有一种新的气氛。以前上夜班，都是沒精打采，甚至站着还想瞌睡。现在呢？大家都是那样精神充沛，爭先恐后地搶着干。我暗暗地想：这是为什么？

我是个新来的炼鋼工人，参加工作时间短，技术不熟練，再加上对工厂的生活又不习惯，所以今天黑夜，就連一个活也搶不上，以前分配我扒渣，今天就連扒渣杠也摸不到。我不由的胡思乱想起来：以前我对工作做得并不坏，在工作中又沒有偷过一次懶呀！……为什么今天不用我呢？我想着，环視着每个人，望着組长在搖着炉，看着熊熊的火焰，在不停地工作。又看見一个人，面孔有点陌生，可也覺得好象在那里見過面似的。他矮矮的个子，圓圓的臉，大大的眼睛，穿着一身藍色帆布工作衣，帶着一付双层看火鏡，正在搶着打风眼。打风眼是一个最緊張的工作，也是最熏人的工作（因为是在一千七、八百度的炉旁工作），他臉上的汗珠，象小河似的往下流，我的思潮全被这个陌生的人吸引住了：人家也是一个新来的同志，怎样就能搶着干活呢？而我却站着。不对，我也得搶着干。我走到扒渣杠前边，双手拿起扒渣杠，等着下一炉扒渣。

吹炼速度真快，二十多分鐘就吹一炉，才覺的一会，第二炉到該扒渣了，我将扒渣杠塞进炉口，那位陌生的人大踏

一步地走过来，双手搶住扒渣杠对我說：“你歇歇吧！我来扒。”

我看見他是个陌生人，只得客气点！便把扒渣杠交給他，走到了小李面前。

“这是那里来着这位同志？”我手指着那个陌生的人問。

“他嗎？他是我們的主任。”小李对我說，“去年，他是我們的值班长，后来又升成了車間主任，現在干部下放，他又下放到我們組来啦。”

我明白了，我說在哪里好象見過他，原来是我剛分配到炼鋼車間那天，他和我談过話。一听说他是車間主任，我万分感动。我不觉得从嘴里噴出三个字“搶着干！”說罢，就走到了扒渣杠前……。

这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，我們創造了一个最高新紀錄——十八炉。

水庫工地的戰鬥

韓 鍾 昆

水庫的建設者

1957年11月26日，晋城县北义城乡的蔡河綠化水庫开工了。扛着鍬鏟、担着籬筐、吆着牲口的民工，喧嚷着，欢笑着，从四面八方奔向水庫工地。在民工的队伍里，中庄村的青年，蹦蹦跳跳的，显得特別活跃。他們听说蔡河要修水

庫，高兴的睡不着觉，早就急着要来工地了。十九岁的王狗粪，长着一个圆脸蛋，大眼睛，嘴一笑，两个小虎牙就露出来了。做起活来，只知道卖着劲干，从来不撒懒。他来工地的時候，他爹句句囑咐他：“狗粪，到工地不要逞强，随住人家干就行啦。那么大一个水庫，凭你一个人能建立起来？”狗粪嘴里沒說，心里却不服气：“都不想好好干，水庫还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建立起来哩！”今天，当他和許有潤、杜生肉等踏进未来水庫的坝基上，想起他們以前割草、放羊、种地的蔡河上游，将要变成一片汪洋时，心里高兴得怦怦地跳了。

北义城乡副乡长赵庭宜，也和乡干、施工委員一块来到了工地。赵庭宜的个子不高，但相当粗壮結实，肩寬腰粗，渾身是勁，十冬腊月也沒見穿个棉袄。两条短而粗的腿，站在那里就象两根石柱。寬闊而肥厚的臉，一双晶亮而神彩奕奕的目光。說起話来，句句不离“当然應該”“肯定的說”，好象世界上的事情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怀疑、可以拖延的一样。赵庭宜是乡里专管水利、林业的副乡长，他和乡里其他



負責同志，几天前統帥着千把人，在蔡河上游的莒山指導植樹造林，打坝扎沟，每天从前山跑到后山，从深沟翻上山頂，忍飢受渴，整整战斗了六天，完成了一万三千亩的綠化任务。他們把童山秃岭的莒山剛打扮好，就又急忙跑来向凶猛的蔡河宣战了。

綠化莒山，技术还不太复杂。可要修建一个容水量三十四万立方、投工五万、投資两三万元的水庫，要碰到多少困难啊！再加上蔡河附近的村庄，去年一連受了三次雹灾，一次霧灾，粮食只有六成收成。但是，大跃进的决心使他們精神振奋起来了。他們想起自从莒山的森林砍伐以来，狂暴的洪水，每年从莒山的深沟峡谷中，卷着泥沙、山石、树木，闖出狹窄的河槽，奔騰咆哮而下。一片肥沃的田野，滿沟滿壑的谷子、高粱，在一轉眼之間就被洪水吞沒了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“蔡河”的名字就变成了“怪河”。

性格凶頑的怪河啊！你逞凶的年代應該結束了！

战斗的七天七夜

12月初，水庫在清除了树根、草皮、瓦砾、泥沙以后，水庫的最艰巨工程，大坝的心脏——挖核心墙工程开始了。

在怪河的峡谷里，劈面刺骨的寒风瘋狂咆哮。寒风穿过峡谷，擦过树枝，发出尖利的哨叫声。它卷着殘枝敗叶，掀动滾滾沙土，向人們冻得通紅的臉上无情地劈打。怪河的水結冰了，土地封冻了，严寒向水庫的建設者进攻了。

在这封冻的土地上，要挖长84米，寬7米，深4米的一条壕沟。怪河的水被請到了旁边，挖土掏沙的工作緊張地进行着。但剛挖到二、三尺深时，股股泉水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了，一刹时，核心墙里积滿了水，两面的沙土紛紛塌陷，工